

龍城飛將俞大維金門一夫當關

八二三砲戰期間運交八吋巨砲中美外交折衝秘辛！

● 羅順德

（彩色圖照刊第八頁）

陳社長秀英鈞鑒：

我是前國防部長俞大維的隨從參謀，一九六九年奉經國先生之命追隨俞大維部長廿四年之久。

約在一九七六年左右，整理書房

「八二三」砲戰的真實內容。因此特將李元平著「俞大維傳」中「台海風雲」一章整理成文，由貴刊公諸於世，揭開砲戰秘辛，並紀念俞大維部長逝世十五周年。

館的人留作紀念，更可配合紀念金門砲戰五十週年之用。

祝社運昌隆 編安

羅順德 敬上

二〇〇八、四、二八

出身世家當代孫子

金門「八二三砲戰」，已過去半

個世紀，回憶五十年前，吾人不能忘懷一位真正愛台灣的「八二三」砲戰風雲人物前國防部長俞大維。

時，發現乙份俞大維部長與美軍協防司令史慕德中將（Vice Adm Smoot）談話摘要，記錄人是當時的連絡局局長胡旭光少將，涵蓋時間為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至十月廿五日，正是「金門砲戰」的關鍵時刻，所以這是乙份非常重要的歷史文件。今逢金門「八二三」砲戰五十週年，相信五十歲以下的青年朋友，可能都不太清楚「八

此稿刊行後，建議加印成專冊，送致金門俞大維先生紀念館，作為館藏史料，一則可為《中外雜誌》宣傳增色，二則可給參觀俞大維先生紀念

俞大維，浙江山陰人，生於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農曆十二月二日），一九九三年七月八日因胰臟

癌病逝世，享年九十七歲。

俞大維是清末名臣曾國藩的外曾孫，俞家近世亦為三代翰林，滿門文武。俞大維更是近代中國一位難得的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雖然《俞大維傳》裡的作者李元平指稱俞大維曾自謂是個「沒有姓名的人」。但是凡是略知中國近代史的中外學人與軍事家，莫不推崇他的事功，無論是兵學、科學、管理、天文、哲學、數理，放眼當世，鮮有匹者。

老蔣總統說他是個「怪人」。二次大戰名將魏德邁更由衷推崇他是「中國當代的孫子」。嘆服他深諳兵法奧妙，活學活用，扭轉台海危局，建構「穩定前線，控制海峽，把握重點，加強戰備」的著名戰略構想。而今「八二三」砲戰雖已成歷史，但這場勝仗的經營者俞大維的事功，仍光耀史冊。

臨危受命出掌國防部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中共向大、小金門砲擊一萬餘發，是中共在韓戰結束後，準備對我外島動武的一次顯著的信號。造成金門許多軍民傷亡，兩位在金門水頭海邊垂釣的美軍軍官，亦不幸中彈罹難。

老蔣總統指示陳誠，電促在美的俞大維立即束裝返國。砲戰後第十六天的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日，俞大維臨危受命，返國接任國防部長。次日就輕裝簡從，赴外島巡視，開始他「十年部長，部長十年」，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火線生涯。

在金門陳誠和俞大維分手，先返台灣。俞大維則搭洛陽艦續往馬祖、大陳與南麂等地巡視。三天後九月廿三日返回台北。廿五日晉見老蔣總統，並首次出席總統主持的軍事會談。

俞大維將巡視大陳外島所發現的狀況，坦誠的向老總統報告：「大陳不能守。」他又請求：「在國防部任內，我只管作戰和建軍，不管人事和

經費。」蔣總統同意他的請求。

俞大維向總統報告「大陳不能守」的理由是：「因為我們台灣的桃園機場空軍基地距大陳遠達二二〇哩，而中共的路橋機場距大陳僅五十五哩。我們用的飛機是次音速的，只能在大陳上空停留十五到廿十分鐘就必須返航，否則油量不夠，而中共用的是超音速的米格十五，一起飛就到達大陳，我們空軍當然無法有效支援大陳。如一旦喪失空優，敵人必開始炸我海軍，進而大陳列島將為之窒息！」

其實俞大維的戰略觀點與戰略構思是以撤退大陳，固守金門與馬祖，鞏固台澎，「以時間換取空間」，來與中共周旋。

當時在中共強勢三軍進逼之下，要想平安撤退大陳，絕非易事，稍有不慎就會損兵折將，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但俞大維以他高度的睿智，運籌帷幄，成功的爭取到美國第七艦隊

的協助，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把大陳大批守軍與數萬百姓順利撤完，完成一次強有力的「戰略集中」。

身先士卒履險如夷

俞大維為確實了解中共動向與態勢，決定親赴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偵察，一九五四年十月廿日下午一時五十分，他由桃園軍用機場，乘R-33型噴射機，由當時空軍第五聯隊作戰科長剛葆璞少校駕駛，前往大陸沿廈門、漳州、泉州一帶做第一次空中偵察，於當天下午三時十五分返回基地。從此之後，俞大維平均每月前往偵察乙次，至一九五六年七月廿八日止，他身先士卒，履險如夷的偵察敵情行動，多達十三次。後來總統知悉，認為安全有顧慮，就對俞大維說：「大維兄，你去偵察大陸的行動，個人安危事小，影響國家事大，請以後不要再，可否？」

俞大維回答：「報告總統！您的

命令我接受，但問我願意否，我是不願意。」俞大維深知兵法中的「知己者，百戰不殆」，「知可戰與不可以戰者勝」的道理。同時認為「掌握敵情，制敵機先，主將責無旁貸」。

因此敵人地面陣地、機場、設施、偽裝、砲陣地、彈藥庫等兵力部署，無一逃過俞大維的慧眼。

美軍協防司令史慕德中將於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抵達台灣。俞部長即於八月二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約見史慕德商談，先說明：「中共米格十七型飛機，進駐澄海（汕頭）之嚴重性。」也向史慕德中將說明國防部約束與保持前線平靜之政策，並要求美方儘速提供響尾蛇飛彈，及F-100機種進駐台灣。

史慕德中將表示採取行動，運交響尾蛇飛彈。

俞部長再強調我們需要快速偵察

機。

鐵口直斷金門必戰

八月四日下午三時，蔣總統在陽明山中山樓主持黨政軍聯席會報，聽取大家對金馬情勢的意見，當時絕大多數的與會者，都認為中共會打馬祖，不會打金門，惟獨俞大維先生斬釘截鐵的斷言：「三個星期以內，中共必打金門」。因為「中共沿海機場已進駐了相當多的米格機，都已完成作戰部署，作戰目標指向金門。我也看到金門對岸中共砲陣地，砲衣全部揭開，只等一聲令下，立刻向金門發射」。果不其然，震驚中外的「八二三」砲戰，在其預言後的第十九天發生。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史慕德中將向俞部長報告美國國務院已將航行船隻之警告轉達英國。

俞部長重申以勝利女神飛毛腿型飛彈（新型者為勝利女神力士型飛彈——譯者）汰換九〇高砲之作戰需求。

美援響尾蛇飛彈運台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史慕德中將向部長報告FSS及響尾蛇飛彈之啟運。史慕德中將解釋響尾蛇飛彈之使用方法，並稱將派遣兩個訓練小組——一個小組由駐琉球之美海軍陸戰隊派出，另一小組由美海軍派出——前來臺灣協助訓練使用響尾蛇飛彈。撥交中國政府之FSS飛機共八十五架，第一批為五十架。

一九五八年八月廿日：史慕德中將往晤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後，認為莊大使對俞部長與史慕德中將之看法，約同意百分之五十。

俞部長指出美國政府對外島立場之聲明，如在砲擊該島前或後，其效用之差別。史慕德中將亦認為如不發表此項聲明，則中共可能妄行試探性之攻擊。

俞部長提醒史慕德中將：不可將中共視為理性動物。一旦砲擊外島之

行動開始，則中共將恣肆妄為。

俞部長將其訓示各級將領之一句哲言，告訴史慕德中將，「戰爭中沒有要作這個或作那個，而是統統都要作。」

俞部長於八月二十二日到達金門。而中共於八、二三砲擊金門時，部長仍在該島。八月二十四日（星期日）部長返回臺北，當天即與史慕德中將會商情勢。

金門視察不避生死

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二日：晚上八時，俞大維乘飛機飛金門視察。

俞大維由作戰助理次長華金祥，軍醫局局長楊文達，總政治部監察處處長汪貫一等陪同，於晚八時抵達松山機場，但機場人員說：「金門上空有中共軍機巡邏，請部長稍等。」飛機十時才起飛，抵達金門，已是午夜。

八月廿三日晨，俞大維及隨員，

由司令官胡璉陪同，在翠谷餐廳用早餐。

用畢早餐，俞大維等驅車至金西水頭，換乘小艇，直航小金門。胡璉在碼頭送行，並和俞部長相約：「中午在大金門政委會用餐。」

下午一時半，俞大維回到大金門，繼續視察古寧頭等地。到了古寧頭，他在陣地附近一處面對大海的灘頭席地而坐。章傑、張國英等兩位司令官陪著他。這時已下午四時許，他告訴兩位副司令官，以及其他隨行人：「只要當面共軍有集中蠢動跡象，我們一定可以制敵於彼岸，擊敵於半渡，摧敵於灘頭，殲敵於陣地，就像一九四九年古寧頭戰役大捷一樣，再來一次全勝！」

一行視察已畢，要回翠谷。快到的時候，胡璉來迎接。俞大維於是下車，和胡璉徒步走了一段。四時四十分，過了南湖高地，繼續走向總統一向休息的招待所。俞大維這時覺得很

倦，便告訴胡璉：「我要休息一會。」他便自己進入招待所，先洗了澡。因屋室簡陋，太陽又很大，熱的不得了，他便打赤膊小睡片刻。

休息過了，他從居處走下來，胡璉已在附近等候。兩人於是在招待所前小坐，隨意交談著。五時半，胡璉的侍從參謀過來報告：「美軍顧問組首席顧問，週六將返台北，今晚六時廿分，防區的高級軍官將以雞尾酒會歡送他。」胡璉轉過問：「部長，請你也一同參加酒會，如何？」俞大維說：「這之前來視察，顧問組並不知情，我還是不參加較好。再說，以美國人的習慣，國防部長如到場，他們反而感覺拘謹！」

胡璉說：「那麼，我去參加酒會，暫時不陪部長。」說完，便轉身離去。才走了幾步，俞大維叫住胡璉：「伯玉，你等一等，我還有事。」其實，要談的都談了，並沒有什麼還要繼續談的。至於為什麼心血來潮叫

胡璉「等一等」，連俞大維自己都不曉得。這一聲「等一等」，因此救了胡璉一命。

正當胡璉聽到俞大維要他「等一等」，他站住，正要轉回頭，招待所對面的一處小高地，冒起了一陣陣的白色煙柱，再接著傳來爆炸聲。

俞大維問胡璉：「是哪個單位在開山炸石、或處理廢彈？」胡璉：「都不是！」胡璉是步兵出身的將領，俞大維則是兵工彈道的行家；他聽胡璉說「都不是！」便即刻提醒胡璉：「這是中共砲兵在試射；試射完，接著就要朝這裡開砲！」

第一群三千多發砲彈，從對岸大嶺等地砲兵陣地射出，超過太武山頂，垂直落在翠谷水上餐廳一帶。

砲彈爆炸聲，如天崩地裂，破片四處橫飛，俞大維抓住胡璉手臂，說：「這裏不安全，你跟著我走。」俞大維並不知道自己身上已有多處被破片所割傷，胡璉看他血流滿面，反而

扶著他走。一陣混亂中，兩人很快又散掉。

只有俞大維的侍從參謀（海軍上校黃恩彥）乃緊跟隨在身邊，走到一座大石頭洞口，俞大維說：「你還年輕，上有父母，下有妻小，都要你去照顧，而我已年老，無後顧之憂，無牽無掛，您先躲進去，我在外面，視察敵人砲彈空炸的情形。」

水上餐廳成人間煉獄

在水上餐廳的人，除了副司令官，參謀長以外，還有隨俞大維來金門的華金祥、汪貫一，其餘便是金防部各處處長，共計廿人左右。敵人砲擊猝然而來，大多數人就地掩蔽，而聞到砲聲向外衝的空軍副司令官章傑、陸軍副司令官趙家驤，都在兩旁橋上中彈陣亡，參謀長劉明奎，也重傷倒地。另一位副司令官吉星文，從外面視察回來，正向餐廳走去，全身暴露在砲火下，被密集彈片所重創，雖送

醫急救，但不久即告成仁。

所有未受傷的人，都已迅速進入

南坑道；這裏原先便是計劃中將整個

防衛司令部從翠谷遷移過來的地方。

各項通信線路及生活設施均未裝置妥

當，加上砲擊持續半小時未間歇，南

坑道原有通外管線悉被破壞，致坑道

內電燈全熄，電話中斷。

天色漸暗，坑道內人員愈聚愈多

，金防部副參謀長常持琇在坑道口首

先看到胡司令官進來。司令官急迫的

問：「你看到部長沒有？」常持琇說

：「沒有。」胡璉在無比驚愕中，要

他的侍從官趕快出去找。

十分鐘後，兩位憲兵扶著俞部長

進來，他額角上有輕微的傷痕，但神

情相當鎮定。大家在微弱的燭光下為

俞部長裹傷。隨後俞部長和胡璉司令

官到作戰指揮所坐鎮。

砲聲漸稀，副司令官張國英，快

步跑離開水上餐廳，進入坑道，他告

訴常持琇：「趙家驥副司令官已陣亡

，劉明奎參謀長重傷，趕快派人設法去搶救。」

華金祥等一行四人，亦從容跑到

作戰指揮所，見胡司令官正忙著督率

反砲戰，指揮若定，俞部長則坐鎮兵

棋台；俞部長和華金祥等人打趣道：

「我明知道你們是在水上餐廳，那裏

假如是火場，我可以設法救火，但那

裏是個砲彈窩，只能祈求你們能夠自

求多福了！」

從容鎮定美軍佩服

正在一片慌亂中，美軍首席顧問

目睹俞大維一副從容鎮定的模樣，因

此既尊敬又好奇的問他：「俞部長，

你這麼鎮定，是否由於高深的哲學修

養？」

俞大維開玩笑的說：「我沒有什

麼哲學修養，只因為我是聾子，我聽

不見砲聲，所以我一點不覺得害怕。」

俞大維認為：這一仗，徹底改變

了美國人的想法；以前美國人認為中

國軍人不能打仗，中國將領不會打仗，但是美軍顧問今天親眼看到——三位

副司令官、參謀長傷亡的現場附近，

還有現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長、金防部

司令官、主將都在第一線，將士在砲

火下愈打愈堅強。也當場取得美軍駐

金門首席顧問的簽證：「首先挑起這

場戰爭的，是中共」。

金門的砲兵，戰前都受一項極嚴

厲的約束：未得命令，嚴禁開砲，否

則以敵前抗命論處。

但是，敵人的第一群砲火，打斷

了所有通信線路；作戰指揮中心和砲

兵指揮所各個砲兵部隊都失去了聯絡

。聯絡中斷，無法請命，無法下令，

短短七、八分鐘，計以數千發敵人砲

彈在金門肆虐。

忍無可忍營長還擊

自強砲兵部隊——砲兵六一九營營

長魯鳳三，再也忍不住敵人濫射，終

於斷然下令所屬的前埔、鵲上、內洋

等地砲兵連還擊。二十門重砲，發出了雷霆萬鈞的金門怒吼反擊敵人陣地。

至七時四十五分，敵砲部分被制壓，九時十分，射擊停止。計敵砲發射五萬七千五百餘發，我砲兵射擊三千六百餘發。傷亡官兵四百餘人，火砲三門受損。

砲擊停止後，魯鳳三營長已知擅權抗命，發砲還擊，後果嚴重，乃和營部政工官——簡湛，深夜驅車赴防衛部請罪。魯鳳三進入作戰指揮中心，立刻向胡司令官報告：「我不忍見防衛部遭敵濫轟，遂發砲還擊，消耗砲彈兩千餘發……」。

話還沒有講完，俞大維忙著問：「你是什麼級的單位？」魯鳳三答：「營級！」

俞部長詫異的說：「營級單位居然能還擊兩千餘發，打得好，打得好！」胡司令官也一再稱許魯鳳三積極主動的處置很正確。

大金門各師，隨後也都主動派副

師長前來防衛部報告。

俞大維聽取了各師的報告，與胡璉、張國英等共同研究：「判斷敵人似不可能立即登陸，否則登陸前的『攻擊準備射擊』，必先以火力集中制壓我第一線灘頭陣地。但是，明天以後的砲戰，可能仍將繼續。」

一直在五十三醫院忙於搶救傷患的軍醫局局長楊文達，他到了廿四日凌晨，情況已較為平靜，便忙於四處聯絡，當他獲知俞大維和胡璉都在作戰指揮中心，立刻趕過去。

俞大維後頸部，一片血漬，已包紮，但右手臂仍然在流血，經楊文達檢查，其中似有一小彈片，楊局長處理後，並予包紮起來。

砲戰已起，部長已傷，必須回台灣。海軍「一〇四」號軍艦艦長劉溢川，深夜駛抵金門外海，專程接運俞部長等一行。

俞部長碧血染征袍

俞大維回台北不久，立刻接受陸軍八〇一總醫院X光檢查，證實他頭後枕部腦殼，有一個米粒同樣大小的彈片，因無大礙，醫生決定任它留在原位。彈片雖小，如穿過頭殼，進入腦部，俞部長便沒有命，生與死，毫釐之差而已。彈片成了他身體的一部分，整整三十五年後，俞大維逝世才分開，「八二三」是他生命中的鐵與血，刻骨銘心。

一九五八年八月廿四日（星期日

上午十一時，俞大維會見史慕德並商談軍事情勢；史慕德中將向俞部長報告：「第七艦隊已駐抵金門海域！」

俞大維特別和史慕德相約：「中共砲打金門的事，暫時不對外張揚，怕會引起民心不安。」

當天下午六時，老總統召見，俞大維赴大溪官邸會談。俞大維將金門所遭受空前猛烈砲擊的情形向總統報

告。並說：「我想立刻趕回金門督戰。」

總統聽完俞大維的金門最新戰情報告，反應出奇的平淡，他指示俞大維：「這裡有更重要的事，現在沒有空讓你去金門。你去和協防司令商量；中共如果打馬祖，我們如何因應？」

「八二三」的戰火燃起，俞大維在金門負輕傷，第二天早晨從金門經澎湖返台北，他火速打電報到美國給何世禮將軍：「速洽獲取八吋砲！」何世禮將軍照辦。

何世禮趨訪美海軍軍令部長勃克上將；他們兩人曾是第二次大戰期間，麥克阿瑟總部的同事。戰後，何世禮長年在華府，和勃克上將的交情，更是有增無減，現在，金門外島情勢危殆，主觀、客觀條件，瓜熟蒂落，勃克上將再沒有迴旋餘地，滿口答應何世禮：「把琉球美軍試射成功，正在服役的八吋砲，搶先撥交中華民國。」

何世禮爭取到美國巨砲

何世禮不辱使命，九月五日——「八二三」兩星期後，自美返國。上午七時半，俞大維到機場親迎何世禮的見面禮是「美方第一批八吋砲，近期內交運」。當天何世禮謁見老蔣總統，也是相同的見面禮。

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五日：

史慕德中將報告部長，除美空軍之F-100及F-105外，美國國防部長業已批准將六架F-100（雙座）飛機，撥交中國空軍。同時，美陸戰隊全天候戰鬥機第十一大隊亦正從事準備前來臺灣。

亟力避免戰爭擴大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

俞部長綜述當務之急如下：

1. 運補與傷患後送。
2. 有效之反砲擊。

史慕德中將對中國海軍在過去一

週中之表現，表示關切，彼等應更具積極性與想像力。惟有以勇氣與決心，才能對準備提供協助之美國人民與政府，顯示中華民國不屈不撓之精神。

史慕德中將向俞部長報告中、美海軍代表正研擬澎湖與金門間之船團運輸方法。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

史慕德中將提出美軍太平洋總司令與協防司令間之指揮關係問題，目前所有在海峽之艦艇，都歸第七艦隊指揮，史慕德中將對其行動，均無權干預。部長保證將研究此一情況，並採取改正措施。

俞部長分析金門各階段之作戰：

第一階段：反砲戰。

1. 技巧運用：現有之砲兵發揮其最大效力，儘可能獲得更多之補給品。
2. 儘早獲得八吋榴砲。

第二階段：如敵人之砲擊不能予以有效制壓，則可能需要依賴中國空軍轟炸敵之砲兵陣地。

史慕德中將稱，美太平洋總司令之意圖在充分發展第一階段之作戰，同時保持對金門之補給。一旦中共發現不能成功時，他們可能作其他嚐試，然後吾人再進行一切想作之事。

俞部長希望能在第一階段終止戰爭。因為如果戰爭進入第二階段，情勢將擴大而無法控制。對中國政府雖無不利，但對美國實則有害。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

老總統親臨馬公，並與史慕德將軍及布萊克貝將軍就運補作業予以商談，並達成下列三點協議：

1. 應盡全力制壓敵人砲火，以最高優先運送八吋榴砲。
2. 必須改善在金門之卸載技術。
3. 必須改善編組，臺北之高級司令部，僅須提供政策指導，而其執行與細節，則由兩棲指揮官負責。

八吋巨砲運抵金門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

美軍緊急援助的第一批八吋砲，已由琉球海運來台，並將由左營轉經馬公，再運往金門。

九月十五日零時卅分，PC119東江軍艦啟碇。在船艙，蔣經國慰問艦上官兵，不久前，他們曾參加料羅灣海戰，擊沉敵人魚雷快艇多艘。八時廿分，專艦駛抵金門料羅灣，成功隊隊員五人駕小舟來接蔣經國副秘書長。九時，蔣經國到達防衛部，訪晤胡璉，轉達老總統命令。直到這一刻，胡璉才曉得，八吋砲確定要運到金門。

砲兵連長趙國威說，緊急構築八吋砲掩體工事，官兵接連忙碌了三天三夜，沒有闔過眼睛。

由台灣各砲兵部隊，於最短時間內所精選出來的「金牌砲兵營」，他們在馬公和來自琉球的美軍砲兵連完成八吋砲交接。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半，老總統主持軍事會議，共同討論

有關在砲火中實施金門海上補給辦法，以及八吋砲支援金門的運輸計畫。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總統在海軍碼頭親自看第一批來自琉球的八吋巨砲，分別裝上三艘「合字號」，然後飛返岡山、回西子灣。

「合字號」均由大型船塢運輸艦，駛向金門；空中和海上，強大的中美機群和艦隊，一路掩護前進。

午夜，敵人魚雷快艇暫失蹤影，敵人砲火停歇清晨船團抵達料羅灣外海，三艘「合字號」離開船塢運輸，趁隙駛入料羅灣灘頭，多日來反覆演練，練到萬無一失，現在，正戲上場；下錨、搶灘、開艙門、下卸、關艙門、退灘、起錨、轉頭，一氣呵成，總共只用了二分廿八秒。陸上的接砲作業，也配合得天衣無縫。轉眼間，料羅灣海灘又恢復空蕩蕩。

第一批八吋砲，自九月十八日在金門登陸，先進駐六十九師曹傑師長的指揮所內，以策安全；它們在指揮

所內，安靜的待了八天，利用這八天每位砲手，研究它們，認識他，操作它們，並與它們建立起「人砲一體」的感情。

九月廿六日，自走巨砲離開六十九師師指揮所，迅速進入官兵不眠不休為它們築好的陣地。

中秋前夕雷霆還擊

中秋節前夕，選定圍頭的敵砲陣地，作為巨砲的試金石。砲手們逐一的複誦射擊命令，「方向——，射角——，高度——，放——！」巨大砲彈「轟隆」離膛飛去，圍頭各個敵人砲位，每一中彈，工事散飛，人員血肉支離、火砲破碎，震撼力強，破壞力大，敵人所承受打擊，前所未有。今天，他們已沒有反擊，也不可能反擊。

九月廿七日第二批牽引式八吋榴砲也順利運到。

俞大維廿七日活動紀要：

「十時半，出席總統主持之軍事

會談。」八吋砲昨日一鳴驚人，今天軍事會談的與會人員，同感鼓舞。

九月廿九日，第三批運到的自走式巨砲，今天也參戰，敵人所受打擊，加倍沉重。

九月卅日，金門砲戰已進行了一個月零七天，配備響尾蛇飛彈的中國空軍，將中共米格機打得落花流水，八吋榴砲出現金門，也讓中共砲兵嚇破了膽，前方此起彼落的捷報聲中，俞大維乍聞美國杜勒斯國務卿「放棄金門外島，換取中共停火」的強烈暗示，這一暗示，反映著美國、中共「華沙會談」的眉來眼去。

俞大維部長十月三日他以極嚴正的立場向美軍協防司令史慕德中將指出：

1. 絕不投降；政策絕不改變。
2. 永遠固守陣地。運補與士氣為最緊要之問題。
3. 等待敵人之下一蠢動如何。
4. 為第二階段預作妥善準備。

俞大維部長，他敦促史慕德：「盡一切可能，提供更多的飛機與備份零件，以維持中國空軍的戰力。」

史慕德中將向俞大維部長保證：「美國海軍軍令部已核定補充零件，預為空戰作準備。」

敵人將「減少砲擊，藉故退卻」，是俞大維部長事先所作的研判，然而，中共的「停火令」，依舊讓許多人措手不及。

在美國華盛頓，是十月五日上午，在台北，是十月六日凌晨，中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向其福建前線下達停火令：「停止砲擊金門一星期，讓國民黨軍隊休息休息，補給補給。」

站在中華民國國防部長的立場，俞大維部長向史慕德中將指出，中共突然叫停，將有三項可能行動：

1. 藉停火名義，將金門與馬祖建立為貿易站，並逐出國軍部隊，而予以實質佔領。

2. 予台灣以自治地位，並誘惑我政府與之直接談判。

3. 誘使我政府脫離美國。

所有這些條件的目的，都是為了消滅我政府，並要我們完全投降。

史慕德中將認為中共作這樣廣播，真是天真之至。其目的期在就船團護航問題上，分離中美關係。

史慕德中將向部長報告，美國海軍軍令部長一份來電之內容：

1. 鼓勵中國政府，對運補作最大之努力。

2. 要求中國政府，不採取任何挑釁行動。（部長就此點要求美軍部，儘可能接替中國空軍之偵察任務）。

3. 利用停火機會，派遣美方人員至金門，作現地調查。

4. 提高警覺，小心詭計。

史慕德中將指出，由於美軍仍繼續提供護航活動，故中共漸失心理上之優勢。

俞部長對史慕德中將堅定支援之

睿智決心，表示讚賞。因為美軍一撤離，中共就會得逞。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下午五時，俞大維部長從松山起飛，第一次回到四十七天前親眼看著砲戰爆發的金門。

至十月六日止，將近五十萬發砲彈，打在金門一百七十八平方公里的面積上，胡璉司令官說：「這是史無前例的。」

三軍在前線打仗，而俞大維在台北為三軍爭取到八吋砲、響尾蛇飛彈、新型水陸兩棲補給運輸車、新型T-80軍刀機、F-100戰鬥機……，太平洋美軍的各個軍火庫，被他一一的打開。

重返金門恍如隔世

重返金門，他恍如隔世。胡司令官陪他去看三位副司令官殉難的水上餐廳，滿目瘡痍，他不忍卒睹。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敵人宣佈「延長停火兩星期」。十月十四日；俞大維部長告訴史慕德，「敵人可

能恢復砲擊」。十月廿日，敵人延長停火，未滿兩星期。下午四時，六十九師二〇七團有一個營在新頭料羅灘頭卸載，二〇六團也有一個營在七號碼頭施工。敵人突向金門開砲。

敵人廣播說：「因為美國軍艦繼續護航，停火無效」。

又說：「戰爭販子杜勒斯將到台灣進行勾搭，兜售他的『圍堵政策』，我們必須給他下馬威」。

砲擊兩小時後，曹傑師長才和碼頭施工、灘頭卸載的官兵取得聯絡，當他知道只有兩個人受輕傷，他很慶幸。

直到黃昏，敵人共射擊一萬一千五百餘發。

我方砲兵，集中七個營的火力，在下午五時起給予敵人迎頭痛擊。

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一日，美國杜勒斯國務卿來華訪問。他發表聲明：彼訪華之目的，原為求台灣海峽之和平解決，現因中共恢復砲擊，彼與蔣

總統會談內容，自有變更。不只是杜勒斯的立場「自有變更」，我方砲兵的反砲戰，放手大幹——決定以其之道還治其人。

俞大維部長認為現在第二階段金門砲戰既然已開始，我決展開反擊報復。

十月廿日下午五時，以八吋砲帶頭的七個砲兵營火力，給廈門車站，廈門碼頭一帶，來個空前的大反擊。

十月廿一日，持續報復射擊。

十月廿二日，再狠狠的報復。

十月廿三日，敵人未討饒，於是

更強烈的報復。

十月廿四日，報復射擊，仍然不

罷休。

十月廿五日，敵人終於驚慌叫罵。

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二度叫停，宣稱：「對金門，每逢雙日不射擊，單日射擊，不射擊機場，不射擊灘頭。」

敵人為其片面的二度停火，自我

下台階，這一停火，迄今已停了五十年。

鐵血故事永難磨滅

不論時間相隔多麼遙遠，俞大維部長以鐵血鏤刻的「八二三砲戰歷史」，將永難磨滅。

今逢「八二三砲戰」五十週年，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已五十年不聞砲聲與煙硝味的台灣年輕一代，多多少少回顧當年「無金馬則無台澎」，「

退此一步便無死所」的處境，以及俞大維在整個戰役中，所真正扮演的歷史角色。

三十五年之後，即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四日，俞大維部長暨夫人之骨灰，依照生前遺囑，先搭機向蔣總統、副總統陳誠墓園道別後，由海軍富陽「九〇七」軍艦運往台灣海峽之金門海域，將骨灰灑向大海，回歸自然，並與昔日「八二三砲戰」死去的袍澤們魂魄相依。

食物本性與飲食宜忌

本刊資料室

食物按它的性質，也有寒熱溫涼之分。因此，了解各種食物的性質，將有利於人們對食物宜忌的選擇和疾病的防治。

糯米 性甘溫，脾肺虛寒者適用。但性粘滯，煮熟性熱，多吃發濕熱，動痰火，熱病者不宜吃。

麵粉 性甘溫，補虛養氣、充五臟。但能壅氣作渴，氣滯，口渴者少吃。

黃豆 性甘寒，有排膿拔毒、消腫止痛作用。炒熟吃則健脾。

綠豆 性甘寒，消熱解毒，利小便，消暑止渴。虛寒體質者忌吃。